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二　是

聖天菩薩本　護法菩薩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破常品第一之餘

復次有執涅槃實有常樂如契經說苾芻當知有涅槃界無生無滅無相無為究竟安樂此亦依前理教應破又說頌曰

離縛所縛因　更無真解脫　生成用闕故
設有亦名無

論曰前已具說諸有句義越現量境於諍論時必以生果比量安立非涅槃界能有所生云何比知實有常樂若許能生則違自論涅槃無果違諸行故是故涅槃體非實有設許實有於自依身無成勝用何名解脫若令已身蕭然自在永離繫縛可名解脫此於已身無如是用是故設有於身無益何當如是無用法為若許有用則同有為既許無用便同兎角諸有智者定應不許有用無為無用實有故知涅槃體非實有此中煩惱及隨

煩惱順生後受諸決定業揔名為縛由此勢力令諸有情久處生死廣大牢獄受諸劇苦不解脫故諸縛所招五取蘊果揔名所縛所生苦果繫屬集因不自在故所有能除諸縛聖道揔名為因由此永斷煩惱隨眠不引諸業不招後苦證得離繫解脫果故此解脫果非離能縛所縛及因別有實體謂從能縛得解脫時非能縛外別證解脫如實證見分位別故即彼不生名為解脫所縛亦尒離煩惱縛蕭然自在分位差別名為解脫無別有法因亦如是作用差別離諸煩惱名為解脫離聖道外無別有法是故離此縛所縛因無別實有涅槃解脫復次涅槃若有必有所依此所依者若蘊若我般涅槃時俱不可得故說

頌曰

究竟涅槃時　無蘊亦無我　不見涅槃者
依何有涅槃

論曰住無餘依般涅槃位前蘊永滅後蘊不生其中都無諸蘊相續既不見有般涅槃者依何說有真實涅槃若

於尒時亦許施設有其真實補特伽

羅便墮如来滅後定有見處過失若
於尒時不施設有補特伽羅還同前
過般涅槃者既不可得是故決定無
實涅槃以於世間都未曾見無貪等
者有貪等故設復計有涅槃所依是
則涅槃有所依故應如貪等其性無
常又若涅槃體是有者則有緣相而
可了知應如色等不出生死如說世
尊若求涅槃體實有者不出生死所
以者何言涅槃者永滅衆相離諸散
動此經義言一切世間散動妄見皆
永離故彼所發起所取能取相永滅
故證得涅槃是故涅槃決定非是一
切有執所依緣處有說二句如其次
第涅槃永滅所緣衆相永離一切能
緣散動涅槃既絕衆相散動不可以
有而取涅槃然經說有涅槃界等為
破撥無涅槃者見有執生死無始無
終決定無有般涅槃界故佛說有煩
惱衆苦熾火永滅般涅槃界無生無
滅無相無為究竟安樂此並道理顯
生死火非常相續永無滅期從衆緣

生有損惱故猶如世間山林熾火謂生
死苦雖無始來依衆緣生相續無斷
若遇善友聞法修行無漏聖道現在
前時滅諸煩惱不起諸業後苦不續
名曰涅槃譬如世間薪盡火滅然此
涅槃聖道所證究竟寂滅離諸性相
永絶一切分别戲論所以契經種種
宣說皆為方便除妄見執諸有智者
應正覺知勿謂涅槃是有無等若於
生死起諸分别易作方便令其斷除
若於涅槃起諸分别其病深固難可
救療是故不應執有無等
復次數論外道作如是言因果散壞
悕望止息唯有思我離繫獨存尒時
名為涅槃解脫為破彼執故說頌曰
我時捨諸德　離愛有何思
論曰隨所現境分别受用汝說名思
即執為我此必不離根境和合如是
二事不離悕望為滿悕望根境和合
隨所現境思即受用般涅槃時悕望
止息因果散壞何得有思既無有思
我亦非有云何汝說唯有思我離繫
獨存尒時名為涅槃解脫若汝復謂

般涅槃時雖無有思而有我在此亦
不然故說頌曰
若有我無思 便同無所有
論曰汝宗計我思為性相般涅槃時
思既非有性相俱滅更無所有復依
何物而說有我若謂尒時雖無思用
而有種子我體猶存辟如眼根見色
為用有時用滅而眼體在此亦不然
若有所依可有是事所以者何功能
差別名為種子如是種子必依於他
既無所依何有種子先世諸行功能
差別所引識上能生眼識差別功能
說名為眼如是眼根必定依止阿賴
耶識及四大種無餘依中因果散壞
悕望思慮悉皆滅盡都無所依而計
有我體是種子理不應然又若執我
即是種子由此發思差別作用此我
即應最勝所攝有勝功能起諸法故
又若執我是種所依由此為因能生
思果便失自宗思即是我及失思我
其性懈怠唯是受者而非作者若所
執我非即是思汝今應說如是我相
若不說相而我成者則應一切妄執

皆成又說頌曰

無餘有我種　則定能生思　要無我無思
諸有乃無有

論曰若無餘依般涅槃界有我種子
不永拔者則應决定生現起思我無
異故猶如前位思若現起則有一切
何名解脫生死繫縛若言此中雖有
我種衆具闕故思不得生此亦不然
我無異故應如前位衆具無闕又汝
所執我體周遍與他衆具恒共相應
無別處故猶如已有云何而言衆具
有闕若言衆具各屬自我雖他衆具
恒共相應不屬已故言有闕者此亦
不然處無別故恒共相應何不屬已
如是所執後當廣破若說此位究竟
寂滅本無有我今復無思一切種子
無所依故即便永滅不生後有如無
外種芽等不生如是即名究竟解脫
非空非有非斷非常非苦非樂非我
無我非染非淨絕諸戲論為止邪見
撥無涅槃故說真有常樂我淨此方
便言不應定執既不執有亦不撥無如
是乃名正知解脫

復次勝論外道作如是言若能永拔
苦樂等本棄捨一切唯我獨存湛然
自在無所為作常住安樂名曰涅槃
如是涅槃決定應許若唯苦滅無有
我者便為斷壞何謂涅槃又此涅槃
離諸繫縛自在為相智者欣樂體若
都無何所欣樂此有虛言而無實義
為破彼執故次頌曰
若離苦有我　則定無涅槃　是故涅槃中
我等皆永滅
論曰汝執一切苦樂等法皆是我德
乃至未滅恒常隨逐自所依我云何
此中與我相離我無異故應如前位
與彼相應又此樂等無餘依中應不
永離自所依我是我德故猶如數等
如汝所執一德遍德是我德故常與
我合苦等亦然云何相離如是此我
於無餘依般涅槃界理所逼故亦與
苦等諸德相應是則涅槃決定無有
我恒被縛不解脫故生死唯有衆苦
聚集因緣力故無始輪迴無明所迷
妄生我執謂我恒為苦火焚燒恐失
我故不求解脫設求解脫亦不能證

妄執我故衆苦熾盛諸有智者依真

善友無倒了知如是事已為欲息滅
熾然大苦精勤方便如救頭然得聖
慧水數數灌注如所燒薪熾然永滅
寂靜安樂名曰涅槃如是生死純大
苦聚熾然永滅安樂涅槃諸有智人
誰不欣樂誰有智者身嬰重病恐身
斷故欣樂此疾唯有愚人能為是事
如地獄中諸有情類雖為種種猛焰
焚燒大苦煎迫時無蹔厭而於自身
深愛著者皆是所作惡業勢力無明
妄見鬼魅所纏未拔我見煩惱根本
令彼有情怖畏斷滅智者觀見諸行
相續空無有我純大苦聚永斷滅時
何所怖畏是故若能離於我見必定
欣樂永滅涅槃由此亦能捨於斷見
以見我斷名為斷見非唯苦斷名為
斷見故契經說見我世間永斷壞故
名為斷見言世間者顯我所事執我
我所真實有體聞彼斷時便生斷
見若無所執則無斷見唯依所執我
我所事所起顛倒斷常兩見無上大
師立邊執見由此妄見擊發生死大

者熾火令其增廣逼迫無量無智有
情是故世尊稱讚永滅離欲寂靜寂
勝安樂令其可化深心欣樂如是涅
槃非無非有妙智所證名為勝義又
諸義中寂為勝故過此更無所求義
故名為勝義復次有作是說常法定
有以勝義諦無生無滅真實善有能
為所緣生聖智故此亦不然非勝義
故若勝義諦是實有者應如色等從
衆緣生若非緣生應如兔角體非實
有又無同喻有因不成設許因成則
非常住又勝義諦體若是有應如餘
等非聖智境若真聖智緣有為境應
如餘智非真聖智不斷煩惱不證涅
槃勝義諦理非空非有非常非無常欲
於其中求少有性定不可得為顯此
義故次頌曰

寧在世間求　非求於勝義
以世間少有　於勝義都無

論曰世間有法略有三種一現所知
法如色聲等二現受用法如飢渴等
如是二法世共知有不待成立三有
作用法如眼耳等由彼彼用證知是

有如此三法是入世俗所了受境世
間復有三種無法謂究竟無及隨三
有前後際無為簡此無故說少有又
簡妄見所立諸法故言少有如是世
俗三有三無依勝義說皆非真實以
勝義諦非有非無分別語言皆不能
及寧在世間虛偽事內欲求有性少
易可得於勝義諦真實理中欲求有
性究竟難得以此世間少分有性於彼
尚無況餘有性若尒寧樂如是少有
世間不須如是都無勝義以於世間雖
有種種灾患過失而有少法可得受
用勝義諦中無有少法何所受用不
尒世間勝義有苦無苦可欣猒故誰
有智者知水不消成重病苦更求多
飲哀哉世間愚癡顛倒欣讚生死衆
苦熾然猒毀勝義寂靜安樂如此癡
言何煩聽受是故智者當勤精進觀
諸法空於生死苦應除邪願於勝義
樂應修正願如是具足三解脫門雖
復久居生死大海而非生死過失所
染蕭然解脫利樂有情由此善通契
經句義方便善巧證法空者雖處猛

焰而不焚燒雖現死生而常解脫

大乘廣百論釋論破我品第二之一

復次勝論外道作如是言前說無餘般涅槃位無蘊無我依誰而說有涅槃者其理不然我定有故若無我者依緣何法而起我見若無執我所見亦不得有若異生等從無始来不起如是我我所見應如永滅薩迦耶見不受三界生死衆苦又不應說緣心根身發生我見以心根身世間說為我所有故又我我所决定有異所屬能屬言所詮故如天授等所乗車等又緣他身我見無故若許我見緣心根身為境生者應如天授德授等見亦緣他身為境生起亦不應說自他心等有差别故我見不緣無始時来自心根等刹那展轉前後各異而許俱緣生我見故又此我見不緣現在自心為境與世現見事相違故亦不得緣過去未来心等為境彼無體故如空花等不生我見現見有我非曾當故又於一身二心不並故不可說緣現自心而生我見又心念念

異滅異生若無我者云何得有憶識
習誦恩怨等事又心根等决定不為
我見所緣男女等相此中無故如瓶
盆等是故决定有真實我由此為緣
發生我見因斯謂我是大丈夫
如是所說雖有虛言而無實義所以
者何我若是有應如色等從緣而生
生定歸滅則非常住若非緣生應如
兎角無勝體用何名為我又雖立我
是有是常而竟不能立因立喻非無
因喻所立得成若唯立宗則得成者
一切所立皆應得成設復方便矯立
因喻即所立我其體非常一切有因
皆非常故又所立我定非實有常住
我性是所知故是所說故如瓶盆等
又所立我若是實有應非顛倒我見
所緣若稱實見是顛倒者一切聖智
皆應顛倒一切聖智稱境而見既非
顛倒我見亦尒應非顛倒若尒我見
應如聖智非無始来生死根本若此
我見稱實而知而無始来引生死者
聖智亦應引諸生死則應究竟不得
涅槃是故異生愚癡顛倒於五取蘊

無我法中妄執有我因執我所由此
妄執我我所見不稱實境成顛倒故
能引三界生死衆苦若於無我五取
蘊中起聖智見通達無我及無我所
永斷生死證得涅槃是故定應信受
無我又汝所言以心根身世間說為
我所有故不應緣彼生我見者我亦
不應是我見境世間亦說我所有我
有如是相是故不應以世間說為我
所故非我見境我我所事相望不定
或有別物或無別物又汝所言所屬
能屬言所詮故如天授等我與我所
定有異者此因不定世間亦說如是
飲食所有香味特異於常豈離香味
別有飲食我我所見雖俱緣蘊而或
別執一蘊為我餘蘊為所或復揔執
內蘊為我外蘊為所故所立宗有相
符過又汝所言以緣他身我見無故
心等非是我見境者我亦應非我見
所緣由於他我我見無故若緣他我
不起我見而緣自我生我見者雖緣
他身不起我見何妨我見緣自心等
無智有情不了平等空無我理唯於

諸行無始數習我我所見於自於他
諸蘊相續執自為我異我為他其中
都無我之實性又汝所言亦不應說
自他心等有差別故我見不緣無始
時来自心根等剎那展轉前後各異
而許俱緣生我見者此亦不然自身
前後因果相續自望於他因果斷故
如汝所執我體是一前後無異他我
相別我見自緣己身中我力用斯盡
不緣他我我亦如是自身前後雖念
念別而無始来因果不斷如燈河等
相續假一無智有情謂為一我而生
我見他身於自因果斷故我見不緣
又汝計我自他相似皆遍皆常無所
繫屬我見何緣緣此非彼若汝計我
有所繫屬或有所生此彼差別應如
色等其性無常是故當知有為因果
相續各異故令我見如是差別又汝
所說我見不緣現在自心為境等難
皆不應理所以者何緣自身中前後
因果相續假一生我見故無緣現在
自心等過又一身中有多心品因果
相屬名一有情異心品中發起我見

緣異心品計我何失汝等所計我是
實者我見見我應如正見即非妄見
若不見我應如邪見則非我見又汝
所言心等念念異滅異生若無我者
云何得有憶識習誦恩怨等者此亦
不然有情身中一一各有阿賴耶識
一類相續任持諸法種子不失與一
切法互為因果熏習力故得有如是
憶識習誦恩怨等事汝所計我常無
變易後位如前應無是事有應常有
無應常無我體一故不可說言我用
轉變用不離體我亦應變若尒此我
應如色等體用俱變則是無常若言
心等皆屬於我心等轉變有如是事
故所屬我亦得其名若尒心等應從
我起能生果故我應非常若我於心
無生長用云何得言心屬於我我既
是常不能任持心等種子云何得有
憶識等事又汝所言此心根等决定
不為我見所緣男女等相此中無故
如瓶等者此因不成男女等相身現
有故又所計我亦應不為我見所緣
男女等相我中無故即所立因便為

不定為顯此義故次頌曰

內我實非男 非女非非二 但由無智故

謂我為丈夫

論曰依止身相有差別故世俗說為男女非二此身別相內我中無以所計我體是一故又男等相生生改易亦見此生有轉變者捨別異相取所餘相汝所執我常無變易無捨無取故無此相亦不可說男女等相雖非我體而是我德我與德合說為男等所以者何樂等德中所不說故我不共德略有九種一苦二樂三貪四瞋五勤勇六法七非法八行九智男女等相九所不攝云何而言此是我德又樂等德遍諸所依男女等相所依不遍云何得說此為我德又不可說男女等相同異性攝由同異性亦得說我為男女等所以者何同異性者所依決定常遍所依我既是常男女等相常應不捨應一切時常有三相又男等相遍表一切我及身等云何唯我同異性攝又同異性所依各別設許唯我同異性攝云何一我有三

同異不見一依有多同異亦不可說
如波羅奢一樹之上有三同異波羅
奢性樹性實性我亦如是一我體上
有三同異男性女性非男女性所以
者何波羅奢性遍波羅奢樹性遍樹
實性遍實此三所依乎有寬狹我上
三性皆唯遍我所依無別云何為喻
是故唯依無始數習妄想分別所起
假相世俗道中說為男等非有實我
有男等相但由無明憍逸妄想愚夫
自謂我是丈夫亦有自謂為女非二
頌中略故且說丈夫以身中有男女
等相所執我體男等相無故汝比量
因有不成不定過失若汝復言我及
身等雖復皆有男女等相然我是實
身等是假此亦不然若男等相二處
皆有云何得知一假一實應立量言
我見決定不緣實我男女等相所雜
糅故如緣身等起男等相所雜糅心
又我見等不緣實我有所緣故如餘
心等又我見境非是實我男等相心
之所緣故猶如身等故汝所言虛無
實義

復次順世外道作如是言諸法及我
大種為性四大種外無別有物即四
大種和合為我及身心等內外諸法
現世是有前後世無有情數法如浮
泡等皆從現在衆緣而生非前世來
不往後世身根和合安立差別為緣
發起男女等心受用所依與我和合
令我體有男等相現緣此我境復起
我見謂我是男女及非二今應問彼
汝說大種和合變異為身根等如是
成內大種自性為是男等非男等耶
彼若言非內外大種性無異故雖大
種性內外無異然有安立形相差別
如是世間所知形相所有男等自性
差別皆是自心分別所起非實物中
有如是性若尒頌曰

若諸大種中　無男女非二　云何諸大種
有男等相生

論曰若四大種本性無有男女非二
云何得有男等相生男女等心何緣
而起受用所依雖與我合云何令我
男等相現若我無有男女等相云
何我見謂我是男女及非二若本性

無雖與他合終不能令轉成餘相亦
不能令生餘相心如鮮白物雖合餘
色不成餘相不起餘心頗胝迦等餘
色合時前滅後生不可為喻是故決
定無有實我大種為性經久時住有
男等相我見所緣
復次記論外道作如是言諸法及我
一切皆與三相和合由此三相皆能
發起三種心聲何謂三相一者男相能
生諸法二者女相能滅諸法三非二
相能守本位此亦不然諸法及我體
非三相云何能起三種心聲亦不可
說與他合故轉成三相前所說過不
相離故若法及我體非三相三相合
故轉成三相三相更無餘三相合故
此三相應非三相應不能起三種心
聲又此三相與非相合能使非相轉
成相者諸法及我與相合時應令三
相轉成非相是則畢竟應不能起三
種心聲又此三相功能老別更互相
違必應不並云何一物得有三聲如
角等物男女非二三聲所呼世共知
故又一物上三相功能更互相違而

得並者應一切物皆具三相不應現見聲有差别又此三相若實有者唯應依止有法非無是則三聲應不周遍云何現見諸方言音有法上無無法上有現見境界不可誹謗若無三相而有三聲則一切處皆應如是又此三相配生住滅理不應然男死女生非二生死世現見故又此三相無别實體後當廣辨是故但隨世俗言路說有男等三聲差别非别實有如是三相外道執有如是三相依附實我我見所緣是顛倒智内道不執故無顛倒汝不應依有顛倒智與無倒者正決擇時立為定量以我見緣證實有我又此我見為隨我相執有我耶為隨自覺執有我耶若隨我相應名正見若隨自覺應不緣我又若初者頌曰

汝我餘非我　故我無定相

論曰若汝身中我之自相諸餘身中我亦同有隨我自相而起我見云何一見不緣一切既無一見緣一切我故知我見不隨我相若汝身中我自

相異餘身中我自相復列汝以為我
餘則為非餘以為我汝則為非是則
此我相不決定既無定相便無定性
性相不定非實非常云何執我真實
常住又立量言自身我見不隨自我
自相而起不緣餘我自相生故如所
餘緣所有心等又自身我應不為緣
發自我見汝許我故如他身我又諸
我見定不緣我自他境相互有無故
如青黃等能緣之心又一切我非我
見境諸餘有法所不攝故猶如一切
兔角等無又一切我非實我性是所
知故如一切法是故我見不緣實我
諸所計我無實性相一切智者皆非
所見唯諸愚人恒深樂著如病眼境
定非實有故不可以我見所緣證立
此我實有常住若第二者頌曰
豈不於無常　妄分別為我
論曰若隨自覺執有我者豈不但緣
無常身等虛妄分別執為實我所以
者何現見世間但緣身等前後隨緣
分位差別虛妄計度我肥我瘦我勝
我劣我明我闇我苦我樂身等無常

可有是事常住實我無此差別由此
比知一切我見皆無實我以為境界
唯緣虛妄身等為境隨自妄想覺慧
生故如緣闇繩顛倒虵執又如世間
虛妄分別執有空華第二月等必由
先見世間少事然後方執有如是事
我見執我亦復如是先緣生滅五取
蘊事後方決定執有實我又如夢中
虛妄境界隨先所見和合計度我見
境界亦復如是先緣諸蘊然後和合
虛妄計度又諸我見略有二種一者
俱生二者分別俱生我見由無始來
內因力故恒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
分別任運而起故名俱生此復二種
一常相續在第七識緣第八識起自
心相即執為我名為我見二有間斷
在第六識緣五取蘊或摠或別起自
心相即執為我名為我見
如是二種俱生我見微細難斷數數修
習勝無我觀方能除滅分別我見由
現在世外緣力故非與身俱要待邪
教及邪分別然後方起故名分別此
亦二種一緣邪教所說蘊相起自心

相分别為我名為我見二縁邪教所
說我相起自心相分别為我名為我見
如是二種分别我見麁重易斷聖諦
現觀初現行時即便除滅如是所說
一切我見心外蘊境或有或無心內
蘊境一切皆有是故我見皆縁無常
諸蘊行相妄執為我諸蘊行相從縁
生故是虛幻有妄所執我非縁生故
決定非有故契經說苾芻當知世間
沙門婆羅門等所有我見一切皆縁
五取蘊起
復次今應審問諸習音徒空無我理
有何所失而強分别固執我耶若一
切法空無我者生死涅槃二事俱失
所以者何由有我故諸無智者樂著
生死先造能招善不善業後受所感
愛非愛果諸有智者欣樂涅槃先觀
生死苦火煎逼發心猒離後方捨惡
勤修諸善得正解脫如是一切皆由
我成我為作者我為受者我為苦逼
發心猒離捨惡修善證得涅槃若尒
頌曰
我即同於身　生生有變易　故離身有我

常住理不然

論曰若我先造種種行業後方領受
種種果報是則此我體應轉變因必
有轉變果有老別故無有道理因不
轉變而果衆多及非恒有謂所執我
郁落迦等諸趣諸界生老別中若能
造受種種業果則應同身生生變易
非天授等身無變易先能造作善惡
二業後能領受苦樂兩果是故我體
同所依身能造受故生生變易有變
易故則有生滅生滅相應豈得常
住又所執我不離身等有情數攝體
非常故如所依身是故執我常住離
身能為作者及為受者生死輪迴皆
不應理以離身等無別用故
復次云何此我能造諸業若謂與身
合故能造由此內我有勤勇德因此
德故與身和合起諸作業此德作業
雖待依身而屬於我如以金石提於
樹枝重德相應故有搖動是德作用
雖待樹枝而屬金石此亦不然有觸
對物可有如是動搖作用汝我不尒
云何身合能造諸業所以者何頌曰

若法無觸對　則無有動搖　是故身作業
非命者能造
論曰一切能起動搖作業決定不離
有觸對物我無觸對雖與身合云何
能作搖動業因如所執時無有觸對
雖與身合不能作業心及心法唯能
生風風與身合方能造業故所立因
無不定過此說近因非展轉故又可
合者必有方分兩物相觸無間名合
所執我等既無方分云何與身合故
造業不可假說我有方分即有實起
作業功能勿以假名說水為火即有
實火焚燒作用由能說人假說諸法
非能說人有差別故令所說法其性
轉變法性決定前已具論於本頌中
無觸對者顯無方分無動搖者顯無
合義又自有動方能動他如金石等
要自有動方能為因令樹枝動我既
無動無形㝵故何能為因令所依動
如金石等不動轉位無觸對者顯無
形㝵無形㝵故自無有動無動搖者
顯非動因如是所執無動神我尚無
能動一毫之力況能造業得名作者

既不造業即無有果若不受果何名

受者

復次如汝所言我為苦逼發心猒離
捨惡修善得解脫者此亦不然何以
故頌曰

我常非所害 豈煩修護因 誰恐食金剛
執仗防衆蠹

論曰汝所計我既無變易如太虛空
其體常住一切災苦皆不能害豈煩
精進修防護因有變壞身苦所逼害
罪所塗染理須防護誰有智者了知
金剛物無能壞而恐侵食率侶執仗
防諸蠹蟲唯有愚人或為是事可變
壞物應加守衛若汝意謂命可害故
我亦隨害此亦不然我既是常不應
隨害又汝計命三事和合謂身我意
前已遮破我與身合無方分故如汝
所計色等諸德無和合義又和合者
無別有性唯有方分無間而生既無
別體復何所害此設可害必隨所依
所依既常云何可害設復害命於我
何惱以汝所計我常無㝵如太虛空
寒暑風雨霜雹無損如是我性若何

所惱又所執我其性凝然前後無變
設離衆惡復何所增而名解脫豈不
此位善法增耶我性既常善增何益
所執我體常無改變餘法雖生亦無
增損如是解脫於我無用是故執我
常住無變生死涅槃二事俱失若空
無我二事俱成

大乘廣百論釋論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